

封面、插图：陈尔泰

威尔历险记

第一部 白色的群山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 字数 74 千
1981 年 4 月第一版 198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80,500 册

书号：R10247·29

定价：0.33 元

译 者 的 话

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形势的迅速发展，广大少年儿童更加如饥似渴地期望出版更多、更好的儿童读物。

为了适应和满足小读者们日益增长的需要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，除了出版国内创作的儿童文学、科学和艺术等各方面的优秀作品外，还挑选外国优秀儿童文学读物，翻译出版，供小读者课余时间阅读参考。《威尔历险记》三部曲就是儿童科学幻想小说丛书中的一套。这套书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儿童科学幻想小说作家——约翰·克里斯托弗写的。全套书共三册，上册名《白色的群山》，中册名《金和铅的城市》，下册名《火潭》。三本小说的内容丰富，惊险有趣，前后情节连贯，但每一册又都能相对独立，各自成书。

在上述三本小说中，约翰·克里斯托弗描写了一位少年英雄——威尔的成长。威尔和另外三个少年朋友遭遇惊险，但他们在与入侵地球的外来怪人斗争中，表现出非常坚强的性格。故事从少年英雄威尔和他的朋友摆脱怪人统治开始，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如何不怕艰难险阻，一心前往白色的群山寻找自由，又如何机智、勇敢地挑起侦察重担，混进怪

人城去充当奴隶，并巧妙地摸清了敌人的弱点；最后，又积极参加科学研究，投入反击侵略者的战斗，在自由人领导下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，终于粉碎了外来怪人的统治，使人类摆脱了种族灭绝的灾难性威胁。

《白色的群山》、《金和铅的城市》以及《火潭》相继分别在1967年和1968年出版。出版后立即就在世界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，特别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。人们认为，这三部小说象作者写的其他儿童读物一样，在内容和创作构思上，十分重视情节发展的逻辑和儿童心理的具体分析，处处紧扣儿童心弦，而寓意也极为深刻，很能丰富少年儿童想象力，激发勇敢精神和探索一切奥秘的渴望。美国1979年出版的《科学幻想小说百科全书》上说，约翰·克里斯托弗“是当代少年儿童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中最成功的一位作家”是很有道理的。

去年，承出版社热情相约，并在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抽空将上述三部曲赶译了出来，献给国内广大少年读者，同时也以此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建社表示祝贺。

由于时间较匆促，笔者水平有限，译文中必然存在不少缺点，希望广大小读者和儿童文学工作者指正。

译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上海

目 录

第 一 章	我父亲的手表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流浪人·····	6
第 三 章	加冠日·····	11
第 四 章	奥齐曼迪亚斯来了·····	15
第 五 章	一次秘密的会见·····	22
第 六 章	充满危险的旅程·····	28
第 七 章	我从家乡逃出来了·····	32
第 八 章	出了一次蠢事·····	37
第 九 章	我们渡海了·····	42
第 十 章	我们的第一次逃亡·····	49
第十一章	铁 路·····	55
第十二章	一座古城·····	60
第十三章	金属“蛋”·····	64
第十四章	我们又被抓住了·····	71
第十五章	城 堡·····	77
第十六章	伯爵夫人的建议·····	83
第十七章	赛会上的皇后·····	87

第十八章	三脚机器人追赶着我们·····	94
第十九章	我们打了一仗·····	101
第二十章	我们遭到追捕·····	108
第二十一章	白色的群山·····	114

第一章 我父亲的手表

在我们村里，只有六个比较好的钟，最大的一只钟放在教堂的塔楼上，村里人人都看得见。我父亲有另一只钟。那只钟就放在我们的厨房里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他总要把钟的发条上紧。

每年，钟表匠骑着马从温彻斯特来一次。他先擦洗教堂塔楼上那只钟，然后，就来把我们那只钟擦干净，并将钟的指针拨准。

我母亲总要给他弄些喝的东西，并且陪着他闲聊天。钟表匠给母亲讲他在温彻斯特的生活。温彻斯特是离我们这儿最近的一个城镇，那是个很古老的城镇。有些人说，英国国王曾经有一度就住在那儿的一座城堡里。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啦；不过，那座城堡的一部分至今仍旧保存了下来。

我父亲是个磨坊主，是个忙人。每当钟表匠一把钟擦洗干净，他总是马上离开房间，走出去。他总是说：“女人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讲故事上面，男子汉可非得干活不可。”于是，他就回到自己的磨坊里去了。

不过，我父亲的最大一个宝贝倒不是那只钟，而是一只表。那只表配着一条皮带，使得你能把它戴在手腕上。

我父亲把那只手表锁在他书桌里的一只盒子中。只有在特别有意义的日子，他才把那只表拿出来，系上表带，戴上那么几个钟头。之后，又会重新把手表锁进那只盒子。

甚至是那个钟表匠，我父亲也只准他每三年把那只表看上一次。不论是我们村子，还是附近一些村庄，都再也没有其他的手表了。钟表匠说过：“温彻斯特有几只表，但是没有一只表能象这只表那样好。”

当我年纪很小的时候，我是不准看那只表的。不过，今年钟表匠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十三岁了。我父亲允许我站在他们旁边看着擦洗那只表。

这可叫我兴奋极了。钟表匠一走，我就想更加接近地仔细看一看。但是，那只表如今已经又给锁进我父亲的写字台里，而且再也不准我去碰那张写字台了。我足足有两个整天时间就光想着那只表。后来，我对自己说：“是什么阻止了你呢？威尔，你害怕了吗？”

星期六早晨，正好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家里。我父亲在磨坊里忙着，母亲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老奶奶。一个钟头之内，她是不会回来的。我的机会可来啦！

我父亲把他所有的钥匙都放在他床旁边的一只盒子里。我试了一把钥匙，接着又试了另一把。第三把钥匙把锁着的盒子打开了，表就放在里面。

我拿起了那只表，仔细地看。那只表不走了，不过我知道怎样可以把它开动。

“我只给它上一点发条，”我想道，“那样，父亲再看到

这只表之前，它就会停住不走的。”

我就这样干了。接着，我拿起那只表，把它紧贴在耳朵上。不错，表已经走动了。我把指针拨准，又把表带系到手腕上。表带不大合尺寸，不过我还是戴上了手表。

起初，我兴奋得不得了，可没多久我就产生了另一种想法。戴只手表是不够的，得让一个人看见我戴着手表才好呢。于是，我想起了杰克。

杰克是我的一个表哥，大约比我大一岁。事实上，他已经长大到足够戴上一顶机器帽子啦。我曾经答应过，那天早晨要去看他。他会在河对岸那个废墟里等着我。

我又把那只表看了一遍。我不禁问着自己，我敢不敢把它带出屋子呢？我把左手放进衣服口袋，这样就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戴着手表出去了。接着我拉开了前门，急匆匆地跑到街上。走到河对面那个废墟，可有好长一段路。

我们那条街，紧挨着一条河，那条河能给磨坊提供动力。另有一条街，在一座桥附近跟我们这条街交叉。我就在那儿停了一会儿，抬头看了看教堂塔楼上那只大钟。后来我又继续往前走，上了那座桥。

我看到姑妈迎面走了过来，知道她一定会跟我说话。所以，我说了声“早上好！”马上撒腿就跑了。我一直跑到村头上才停住脚步。从那儿我可以穿过田野走过去，所以觉得比较稳妥。

后来，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我一声，我认出那声音，是亨利。跟杰克一样，他也是我的表兄弟，只是跟杰克

不一样，他一点也不友好。他比我小一个月，但是比我长得高大，长得壮实。我们长到这么大，始终是冤家对头，经常打架。不过我现在可不能打他。要是我跟他打架，他就会看到那只手表，以后可就麻烦啦，于是，我又开始跑了起来。我能够比亨利跑得快，所以我应该逃得掉。但是，草丛里的一个树根突然把我绊倒了。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亨利就扑到了我身上。他抓住我的头，把我的脸向地上撞。

我把手从衣袋里抽了出来，想把他从我身上推开。但是他长得太胖了，挺重。后来他看见了那只手表，就把表带从我手上拉掉，站起身，高兴地叫了起来。我想要把手表夺回来，可他拿着表举过了头，我够不着。

“把它还给我！”我叫喊着。

“表不是你的，”他回答说，“那是你爸爸的。滚开，要是你不走开，我就把手表扔到河里去。”

我扑到他身上，两个人就在地上扭成一团了。我们就象两只猫那样撕打。有好一会儿，我们滚打到高高的湿草地里去了。

后来，我们上边有人喊了一声，“不许再打啦！”

是杰克。他不得不用力把我们彼此扯开。这对他来说，一点也不费事。因为他跟亨利一样高，可比亨利还要健壮得多。他很快就发现我们为什么打架了。接着他就把手表从亨利手上夺了下来，并且叫亨利走开了。

“手表坏了没有？”我问着。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。

“我想没坏。”杰克把手表看了一会儿，就把它还给了

我。“表带湿了，手表倒没损坏。你干吗把手表带到这儿来？”

“我要把它拿给你看，我父亲总是把它锁在盒子中，把盒子藏在他的写字台里。所以，你以前还从来没好好看看这只表呢。”

“那可不值得费这么多麻烦，”杰克回答。“我们必须马上把手表送回家。我会帮助你的。”

从我长这么大以来，杰克是始终帮助我的。不过，用不了多久，一切就得改变了。当我们向村子里走去的时候，我不无悲伤地想着：“下星期加冠典礼就要举行了。那时候，杰克就再也不是个孩子，而我将孤单单一个人啦。”

第二章 流浪人

我们把那只手表安全地放回了我父亲的写字台。接下来，我就换下了湿漉漉的衬衫和裤子，然后才一起朝那个废墟走去。

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废墟里的建筑物过去是个什么样子。一扇门上还有个标记，上面写着“危险。电力……”我们都不知道“电”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。但是，很多年、很多年以前，“电”是个危险的东西。想到危险，总是叫人觉得激动。

在这个废墟的一个角落里，杰克为他自己搞了个象洞穴那样的陋室。那天早晨，他发觉我和亨利打架之前，他已经在那儿燃起了一堆火。他在河里捉了几条鱼，而且已经弄干净准备烧了。

家里当然有许多吃的，可那没有什么意思。在这间陋室中，自己烧饭吃，才带劲呢。尽管我人小，可总是想吃。

这会儿，我们坐在废墟中的这间陋室里，盯着正煮在火上的鱼，谁也不说话。我们呆在一起觉得很快乐，不需要多说什么话。

突然，杰克打破了沉默。“这地方就要属于你啦，威

尔，在‘加冠’典礼之后……？”他说道。

他的话使我感到惊讶，我回答不出来。我是杰克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他当然会把他的这间陋室送给我。但是，我还从来没更多地想过‘加冠典礼’那回事呢。尽管我们是好朋友，可我们从来也没谈论过这个问题。没有任何一个人谈这个。

他的第二句话甚至更叫我吃惊了。“有时候，”他说。“我几乎希望不要加冠，不戴上那个机器帽子，那我就仍然是个自由人。”

我得谈谈自由的流浪者的事儿。每个村子里通常都有几个。那时候，我们村子里有四五个，不过，他们的人数总是在变化。有些离开了，另一些顶了他们的位子。有时，他们干点活儿，有时，不干活儿。

他们住在教堂附近的那所“流浪者之家”里面。在村子里那所房子是最大的一所房子。有屋子可以住十二个流浪人。有吃的供给他们，我们村子里的一个人照管着那所房子。

流浪人是些什么人呢？为什么他们会跟其他人不同呢？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可没有一个人谈论这一点。流浪人跟别人不同，是因为对他们进行的“加冠”失败了。他们象其他人一样，也有一个机器帽子，但是他们身上的机器帽子完全不起作用了。

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通常在加冠之后没多久就马上反应出来了。他们有几天看上去好象病了一样，很不舒服，他



们的脑子使得他们好象受了伤害一样。很清楚，有些什么东西损伤了他们的智力。

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。大多数机器帽子运转得很好。不过，有时候那些机器帽子坏了，那个人就变成了流浪人。差不多这种事都发生在男孩子身上，姑娘们的机器帽子很少出毛病。

当机器帽子出毛病的人感到恢复了健康，这些流浪人就开始到处流浪了。他们穿越大陆，到处游荡，消磨余生。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呆上一天，也可以呆几个星期。不过，他们总是流动的，走来走去。

为什么他们要到处流浪呢？也许，他们觉得自己跟其余的人不同。也许，他们受了损伤的脑子不能够休息下来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谈上多少时间。他们好象生活在梦境里，而且他们尽干出一些怪事来。其他人就让他们单独去生活，大多数孩子都有点害怕，不敢走近他们。可如今杰克竟会喜欢变成一个流浪人！

我还没想出一个答话，他就继续说了下去：“那只手表造得很精致，威尔。那是很久以前制造的。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的确，我也对这一点感到奇怪。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谈了一点，但是不许我们提问题。甚至就连杰克，以前也从来没有象这样谈论过。

我说：“你是指三只脚的怪物来到世界上以前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知道那时的日子不好过，大城市里尤其不好。人太多，吃的东西太少。那里的人不是经常挨饿就是时常生病，而且有许多人在战争中被杀死。”

“不过，象那只表那样的好东西被制造出来了，”杰克说。“是人把它们造出来的。三脚机器人造不来。几年前，我去看马蒂尔达姑妈的时候，曾经看到过一个过去的城市。你记得吗？”

我记得。杰克的姑妈马蒂尔达的丈夫是个外国人。马蒂尔达姑妈住得可远啦，在温彻斯特的另一头。

杰克继续说：“有一天，我从姑妈家出来，朝南走，一直走到海边。我发现了一座古城的废墟。那座古城比温彻斯特还要大二十倍。那座古城的港口里有一艘古船，那只船比我们村子还大，大得多。”

当然，我听到过那些古老城市的事。但是，大多数人害怕谈论那些古城。肯定不会有人胆敢亲自去看那些城市了。

“在三脚机器人到来之前，人建造了那艘船，威尔。”

我努力要在头脑里想象出那艘船是个什么样子，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。最后，我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如今，人是快活的。”

杰克慢慢地把鱼从火上拿了下来，盯着鱼看。那些鱼已经烧好，可以吃了。

“快活？”他说，“也许你是对的。”

第三章 加 冠 日

加冠日是个公定的假日。吃过早饭以后，我们大家全部到教堂里去。杰克已经在那儿了，穿着一身特制的白衣服。他是我们村今年唯一要接受一顶机器帽子的人。我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感觉。他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我们全走出来，到大街上，等候着三脚机器人到来。教堂的钟声鸣响着，但是其余一切都寂静无声。没有一个人说话，甚至连笑声也没有。因为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这是一年里最叫人激动的时刻。甚至连那些流浪人也来了，而且一声不响地等候着。

杰克一个人单独地站在街心。我想起了他说的那些话，感到有点害怕。我想，“明年，我自己也会站在那儿。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，因为亨利会跟我在一起的。不过，亨利不会给我什么鼓励。”

最后，我终于听到了那些三脚机器人所发出来的，奇怪的深沉的声音。那声音甚至比教堂的钟声还要响得多。每一刹那，它来得越来越近了。

突然，我越过村上最远的一些房子的屋顶，已经可以看见那种三脚机器人了。三脚机器人在太阳光下面闪闪发亮。它

的身体就象被切成一半的一个大金属球，装着三条长长的金属腿。三脚机器人的每一条腿都有教堂塔楼三倍那么高，每条腿的最上面，又有一只胳膊，每只胳膊就象一条金属蛇一样弯曲着。

三脚机器人的影子投在前面，笼罩在拥挤的街道上。机器人停下来的时候，它的两条腿支撑在河对岸，而第三条腿就在我们这一边。我感到象病了一样地恐怖。

在我们村周围拥有地产的杰弗里·布鲁克先生，朝前走了几步。接着，他又朝三脚机器人举起一只手臂。

作为回答，三脚机器人把一条金属胳膊慢慢地放了下来。三脚机器人用它那象手一样的手臂末梢把杰克的身体卷了起来。接着就把杰克提起来，越举越高，举到站在我们上面的那个大身体边上。三脚机器人脸上那个象嘴一样的洞口打开了，一转眼工夫，杰克就被送到洞口里面去了，那张嘴接着就闭上了。

下午，有一些游戏活动，每个人都好象很高兴。晚上总是举行公众宴会。

今年，因为天气好，饭桌就摆在大街上。吃的和喝的东西，很快就在空气中散发出一阵阵香喷喷的味道。在宴会开始之前，杰克回来了。

我们又一次听到了那种奇怪的、深沉的声音。一会儿，一个三脚机器人就在我们的上面出现了。那张大嘴张开了，它的一只手臂正在弯弯曲曲地垂下来，它把杰克轻轻地放到特别为他准备的座位上，紧挨着杰弗里先生的位子。